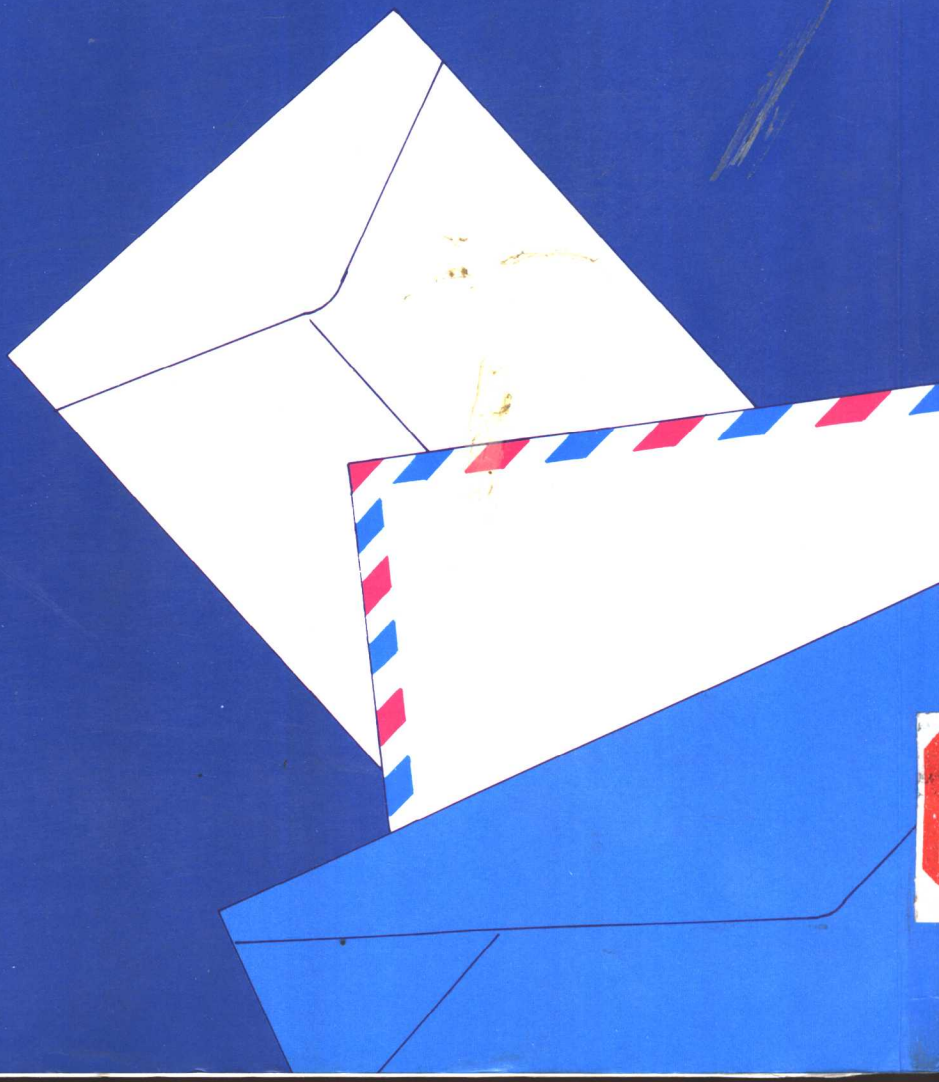


已寄空投

劉志俠



巴黎寄語

劉志俠著



百姓半月刊出版

巴黎寄語

作者：劉志俠
出版：《百姓》半月刊

香港駱克道三七七號福基大廈三樓C座
五十八九一三八九一 五十七五七三七二
總經理：《百姓》半月刊經理部

香港駱克道三七七號福基大廈三樓C座
五十八九一三八九一 五十七五七三七二
印刷：聯藝彩色印刷廠

九龍葵涌葵豐街華業工業大廈B座一樓
〇一二六七一二一

封面題字：墨 僧
封面設計：馬 龍

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 定價港幣二十一元正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前言

法國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國度。還記得初中時候，偶然看到一本巴黎畫冊，一下子便醉倒在那迷人的風光裏。我曾用過有限的想像力，在腦海中編造出五光十色的幻影。遙遠的異域，矇矓的人影，飄渺的香氣，教人遐思萬般。

沒想到多年後的今天，法國成了我生活的地方。可是，當我提起筆來寫巴黎通訊時，發現少年時代對法國那種如煙如夢的感覺已經蕩然無存。在我的眼中和腦袋裏，只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國家，就像可以觸摸到的物件一樣。

當然，看事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而且這與個人的氣質也有關係。但是，這到底是一件掃興的事情。我猜想很多人對法國會有浪漫的聯想，要是我的文字硬梆梆像石塊那樣實在，甚至還沾滿了人間煙火味道，怎能符合讀者們天馬行空的想像？然而，我寫不出雨中花那樣的法國來，只會老老實實把每天所見所聞為大家報導。用法國人的話來說，這只是一些離不開地面（*terre à terre*），平庸已極的文字。

我唯一的希望，是通過這些報導，讓讀者瞭解法國的一些社會現實，聽到在那裏生活的普通人的笑聲和歎息，明白法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一樣，既有自己的長處，也有自己的困難。

觀察外國事物，是一件困難複雜的事情。某些外國人所寫的有關中國著作就是現成例子。因此，這個集子所描繪的法國，只能算是我這個中國人眼中反映出來的法國，其中可能塗上了主觀的色彩，甚至是變了形的。幸好現代交通及新聞傳播都很發達，讀者們可以親身到法國，或者通過各種書刊來印證，從而對真正的法國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識。

一九八三年五月巴黎

目錄

前言	一
鑽石狂潮	一
電子計算機或「電腦」？	七
法國辭典大戰	十五
法蘭西假期	二三
與社會捉迷藏的作家	二八
莎岡的憂鬱	三四
西洋「燒餅歌」	四一
附：諾士特拉達姆斯預言選譯	四八
一張廣告海報的風波	六二
黃金雨	六七
一個銅板的兩面	七三

福利國家的煩惱	八三
一個總統的告別	八九
法國在沉思	九九
「理想國」	一一〇
法國社會主義的早春	一二〇
銀行家沉默了	一二六
中國炸蝦與法國多士	一三二
不穿緊身衣的夜晚	一三八
春華秋實	一四四
巴黎唐人街	一五〇
真假李小龍	一五八
中國生意傳奇	一六三

鑽石狂潮

我認識一個猶太人，名叫約克，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市（Antwerp）當經紀。該地是非洲珍貴產品的傳統集散中心，諸如鑽石、翡翠、象牙、鱷魚皮、紫晶虎眼，無所不備。一年到晚，一批批非洲商人由飛機帶來大袋小包的貨物，約克的工作便是介紹他們給歐洲買家，主要是猶太人及希臘人。大概這些物品的來路多是半走私性質，利潤自然可觀，與經紀的佣金有天壤之別。也是活該有此事，約克有幾個黑人朋友，走一次貨來賣，便買一架小汽車；走兩次，娶多一個老婆；走三次，回祖家買地起高樓去了。個個如是，把約克看個神魂顛倒，不出兩年，便學人家去做「水客」。可惜世事多是知易行難，每次去非洲回來都是焦頭爛額，也難得他天生一付撈相公的性格，百折不撓。老本蝕清後，又規規矩矩去做經紀，一有些少本錢，或者游說到人家拍檔，便再東山再起。今年三月間，他專程跑來巴黎找我，說要和兩個合伙人往中非洲找金剛鑽，如果運氣好，回來後就退休，和瑪麗結婚去。他問我要不要合伙，他特別留下百分之五十股份給我這個「老朋友」。可惜我這個人不信橫財命，寧要手中三個仙，不羨口中百萬錢。

一晃便是三個月。六月初我往安特衛普，見到約克。這小子足足縮水了三分之一，嚇了我一跳。待我定下神來，也不必屈指一算，便曉得他的金剛鑽炒燬了。我請他去喝咖啡，他拿起桌上的胡椒粉就往咖啡裏倒，一邊喃喃說：「媽的，跌了一半、一半……」我一面安慰他，一面心中埋怨他的父母，只賜給約克猶太人的愛錢如命的血統，而缺乏猶太人的精明生意頭腦。在這行混了那麼些年，還不知道德比斯公司（De Beers）的厲害！

誰都知道，自從一九三〇年以來，世界鑽石業便由南非德比斯公司一手遮天，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它通過屬下的中央售賣公司（C. S. O. —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控制了全球百分之九十鑽石原石貿易。鑽石生意都是大手筆，但交易時却簡單而快捷。德比斯預先把原石分批，混雜大小、高低質地，裝在一個小小紙盒內，訂出一個價錢，交給來買貨的批發商及琢磨商看貨。誰要買，按定價全盒買下，否則拉倒。但是，談不攏的情況簡直寥若晨星。有資格與德比斯直接交易的客人，全世界不過三百人。他們每年應約在倫敦聚會十次，便完成價值連城的買賣。德比斯價格正牌不二價，討價還價不受歡迎，真有點像皇帝女不愁嫁。說也湊巧，這種交易会英文名'Siets'，譯為粵語「相睇」十分貼切。

事實上，向德比斯買鑽石絕不吃虧，反而十分合算。一般人以為，壟斷必定帶來高價，但鑽石這一行却反其道而行之。德比斯往往因為賣價偏低，而遭鑽石礦主非議。那些礦主一面以廉宜舊價供應德比斯，一面看到貨品出門後，轉了幾手，便價值百倍，眼巴巴看着肥水流進別人田，

不免有點眼紅，也就有些不平話了。尤其近年石油加價，引起連鎖反應，通貨膨脹這個魔影就像希治閣的影片，教人提心吊胆。爲了避免手中的金錢貶值，人人都把現金投到自以爲可以保值的東西上：股票、物業、金銀，自然還有鑽石。幾年之間，鑽石身價直線上升，有名的伊莉莎白泰萊鑽石便是一例。一九七二年，李察波頓爲了表示他們的愛情「堅如鑽石」，以一百萬美金左右的代價，購下這顆六十九卡拉大鑽，送給伊莉莎白泰萊，作爲她四十歲生日禮物。僅僅一年之後，著名法國珠寶商卡蒂婭（Cartier）便願意以雙倍價錢買入，但交易沒有成功。一拖便到一九七八年，叫價已經超過四百萬美元了！

鑽石價錢的漲勢到一九七七年底，已經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剛好在這關節上，以色列政府於十一月末突然宣佈實行經濟自由化，取消外匯出進管制。這個決定對鑽石業的影響非同小可，不要以爲以色列是一個袖珍小國，雖然每天都處在戰爭動員狀態中，它的猶太臣民在全球的鑽石批發、琢磨，甚至零售業中，却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德比斯的產品，有八成是由以色列人購去。這個國家多年來實行外匯配額，但一直沒有影響到他們在這行業中的領導地位。現在一夜之間取消了配額限制，可以隨心所欲，動用無限量的外匯去購買鑽石，其衝擊力可想而知。難怪猶太們個個喜出望外，人人磨拳擦掌，準備利用時機大幹一番。於是在世界鑽石原石市場上，訂單突然暴增。一些投機商人乘機推波逐瀾，火上添油，成交量愈來愈大，價格直線上升，鑽石風潮便一發不可收拾！

德比斯公司當然不喜歡這種風起雲湧的局勢，尤其是誰也不能保證，它不超出自己控制範

圍。何況，這行業有部份批發商與琢磨商，早就有意和德比斯較一日之長短，他們的目的是要讓零售業來主宰這門行業，最低限度，能與德比斯平起平坐，有商有量，如能打破德比斯的壟斷，則更為理想。這時候的混亂情況，使人隱約覺得有這種可能。有一段時間，德比斯的價格與外界相差幾達八成，離晒大譜！面對這種情況，執世界牛耳的公司自然不能坐視。德比斯首先發出警告，勸告世人不可炒金剛鑽。繼而在今年三月交易會上，陡然把價錢提高百分之四十，稱之為「附加費」。如果你知道多年來，鑽石價漲幅每年只在百分之五至十之間，即使史無前例的一九七七年，全年合計也不過百分之卅二，那麼你就明白一次過加價四成，是如何震動鑽石界了，鑽石狂潮就此達到最高峰。

但是物極必反，也不勞飛天俠，或者武林好漢出來打抱不平，很快就出現了一個退潮期。理由很簡單，這個行業與所有商業一樣，逃不過最原始的供求定律這個金剛箍，至少在歐洲如此。近年來，鑽石加價表面沒有影響銷量，但日積月累，市場已顯露一些疲態。到此時，加上投機商人，放肆提早起價，結果消費者不賣帳，招致生意大減。批發商與琢磨商的存貨有增無已，原來希望一本萬利，貨如輪轉，現在却事與願違。在這現實之前，唯一的出路是降價求售。今年五月，在瑞士的珠寶行裏，一卡拉極品的純白鑽，已由七萬多港元跌至六萬元左右。

到這時候，人們才看出德比斯公司的厲害！才真正明白為什麼三月加價稱為「附加費」，而不乾脆說「加價」。「附加費」這三個字實在可圈可點，其妙無窮。德比斯早就看準，這次狂潮是虛火上升，猶太人乘着以色列解放外匯，拼命入貨，連價格也不看一眼，加上投機家興風作

浪，局勢實在很險惡。它被迫採取大幅度加價，不過是被迫作出的臨時應變措施，完全不是早有所謀。這個以毒攻毒的辦法一方面打擊投機浪潮，一方面冷靜局面，但只屬於被動性質。因此打退歪風後，鑽石價錢會稍為回落，但這不符合德比斯的胃口。因為這家公司實在巴辣，五十年來，未曾試過降過一次價，已成爲人人皆知的金字招牌。現在由於事出突然，硬着頭皮使出殺手鐮，但必須同時準備好退路。不知是哪個師爺想出「附加費」這個名堂，事實上減「附加費」，誰也不能說他降價。另一方面，如果自己估計錯誤，加價後市場能夠接受，亦可以大大方方把「附加費」正名爲「加價」。這正是退可守，進可攻，更保持了金剛不壞之身。果然這次風潮很快便轉向了，數月前風雲一時的批發商、琢磨商完全消聲匿跡，安特衛普市一片蕭條，鑽石商們不是提早渡假，便是說往耶路撒冷參加猶太建國紀念去了。這一行業突然變成萬籟無聲，好不淒涼。德比斯眼看主動權又慢慢回到自己手上，首先在五月交易會把「附加費」減爲百分之廿五，然後七月再降至百分之十。

這時候，不少人以爲完全取消「附加費」已是指日可待的事，甚至一些經濟記者在報刊上大做文章，大有「當日有教錯你唔好買鑽石」的口氣。這些人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對德比斯作風一無所知。因爲德比斯所採用的靈活謹慎價格政策，正是爲了保證逐年加價。誰人都會加價，但如何避免影響買家心理，以保持合理的銷售量，其中大有學問。在這方面，德比斯真是爐火純青。據杜瓊斯指數，自一九二八年至今，金銀價約升了五至六倍，而鑽石價却是五十倍，何止差幾個馬位，簡直連影也見不到了。

鑽石低潮達到最低點，外圍原石價格跌幅超過百分之六十，而且找不到買家。投機倒把分子固然噤若寒蟬，規矩的商人也不敢動彈，人人屏息靜氣看着德比斯的臉色。德比斯眼看權杖再握，於是以君臨天下之威儀，在八月交易會上宣佈「加價」百分之三十，同時取消「附加費」。所持理由是美金近月「縮水」過甚，加價以作彌補。這一招才是「既定方針」哩！這次加價已經打破了歷史紀錄，對上一次最巨的增幅是百分之十七，時爲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交易會。如果各位想買「便宜」鑽石，還來得及。因爲這次加價，要到一九八〇年五月才在零售價表現出來，也就是廿一個月之後。這廿一個月，正好符合原石由地下挖出來，輾轉易手，一直到真正用家手上所需時間。這是一位鑽石界人士所言，信不信由你。

這次八月加價實在功德無量。消息見報後三天，約克便來電話，還沒有問好，便大叫「出出出手了……」他說了半天，才知道他這次打個平手，平白損失了花費及幾個月不眠之夜，但已經算是他生平最成功的一趟買賣了。我正想向他道喜，他已急不及待問我，是否願意合伙去非洲搜購象牙，利錢可厲害哩！他給我這個「老朋友」特別留下百分之五十股份，做一水就可以退休，討老婆……。我待他喘過氣來，答道：「我現在有點閒錢，想炒一下金剛鑽。」他「老天爺」一聲，掛斷了電話。

一九七八年八月

電子計算機或「電腦」？

自從「四人幫」倒台，重提四個現代化口號之後，「電子計算機」這個詞組在國內成了天之驕子，每天都出來在新聞裏亮一下相。不僅科技界人士整天掛在嘴邊，領導人、經濟學家，甚至讀書人、工人、農民也開口閉口「電子計算機」。且舉幾個例子：華國鋒說：「現代科學技術，以原子能的利用，電子計算機技術和空間科學技術的發展爲主要標誌。」（《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電影局新負責人司徒慧敏說：「在今後電影科技工作中，應該積極採用電子計算機、激光、紅外全息等最先進的技術。」（《人民電影》七八年六月號）；作家李一氓說：「搞文字改革而不用點心思去研究計算機的軟件，如何把中國文字去與『2』這個數字聯繫起來，冒充倉頡大搞『走之兒』加刀的蠢字，只能害苦了四個現代化。」（《阿英文集》序）

聽他們的話，「電子計算機」是這般重要，這般神通廣大，心中不禁肅然。但是，我六七年前就在電器鋪買回第一部「電子計算機」，目下家裏就擺着好幾部。電器鋪陳列出來的更是琳瑯滿目，多不勝數。這些機器能做一般數學的運算，具有簡單的記憶，雖然比算盤及筆算快了不知

多少倍，雖然人人都叫它做「電子計算機」，我却不敢相信這就是「現代科學的標記」、「最先進的技術」。按道理，一定另有所指，可能是一種同名同姓的不同東西，絕對不會是我和你家裏都有的那種機器。但回頭想，中國人材濟濟，人家這樣稱呼自有道理，既然家中的計算機體積小，就叫做「小型電子計算機」不就得了嗎？何必多事。

這種自以為是不過是「駝鳥政策」，很快就碰了一鼻子灰。《光明日報》七八年十月廿一日的《獎罰嚴明》一文中有這麼一句話：「試製成功……五百毫米小型電子計算機控制車床」。能控制車床，一定不只懂計算，看來用「小型」「大型」來劃分這些機器不夠科學。這就撩起我的好奇心，試圖追根溯源，查勘「電子計算機」這個中文詞組是怎麼來的。

我曉得這種電子機器不屬於華夏民族的「四大發明」，是一件舶來品。這樣首先就要查出原來的洋文是什麼。根據北京外文出版社的《五屆人代文件》英文版及其他出版物，肯定這個國內熱門詞來源自英文的 Electronic Computer。至於家裏的「電子計算機」，所有說明書一律使用 Electronic Calculator。查出原字後，高興了好一會兒，因為證實了原來的設想沒錯，這是兩件不同的東西。然後，我翻閱了清華大學的《英漢科技詞典》和《英漢電子、電力常用詞匯》，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英漢詞典》，看看兩件東西的譯名有什麼不同。出乎意料之外，按照這三本詞典的解釋，這兩個表示不同東西的英文詞組，都應該譯為同樣的中文：「電子計算機」。

我給弄糊塗了，但是不肯就此罷手，於是再進一步去查英語詞典：

①英國企鵝詞典（一九七八年版）

Calculator：計算機器

Computer：可作「記憶」、選擇、分析及綜合信息（數據），並按照要求產生有選擇性資料的機器。

②美國傳統英語詞典（一九七八年版）

Calculator：進行自動計算有鍵盤的機器。

Computer：計算裝置，尤其指電子機器，能高速進行數學或邏輯運算，或者集中、貯存、綜合

資料，或者反過來，按照預選程序來整理、打印由編碼信息（數據）產生的資料。

從上面所列，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印象：（一）這兩種機器功能不盡相同，（二）Calculator 主要作計算之用，而 Computer 則比較多面化，（三）後者與信息科學有直接關係，超出了數學範圍，企鵝字典甚至沒有提到計算用途。

由於這幾點區別，我認為用同一個中文詞組來表示不同內容的兩個物件很不適當，不合邏輯，容易引致觀念混淆。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國內學者不知道兩者的區別。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科學院的《現代漢語詞典》（七七年香港商務版）：

計算機：能進行數學運算的機器。有的用機械裝置做成，如手搖計算機；有的用電子儀器做成，如電子計算機。

電子計算機：用電子管和其他電器元件製成的複雜機器，能非常迅速準確地進行數學演算，

並且可以用來做文字翻譯工作，因此可以代替人的一部份腦力勞動。也用在自動控制方面，如裝在導彈上，可以修正飛行路線。

作為詞典，上述定義似嫌鬆散，準確性也有商榷地方。但是，我們把它們與英文定義比較，就發現出奇地互相吻合：前者與 Calculator 一致，後者非 Computer 莫屬。也就是說，在中文詞典編者的腦袋中，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那麼為什麼這樣蹩腳，使用字面完全相同的中文來表示兩個不同的概念呢？

我想這與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史有極大關係。我曾經把二次大戰前後有名的計算機名稱順年份排列起來，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最初多以 Calculator 命名，而它們的主要用途是計算。例如佔地一千八百多呎的巨無霸 Eniac，就是為了計算陸軍炮擊表而設計的。而以 Computer 做名字的機器出現較後，用途更廣泛，計算只是它的無數功能之一而已。五十年代是兩者的交接時期，當它們的差異還不太大時，它們的英文名稱是可以互相調用的同義詞。那時中文沒有增多一種譯法，仍然繼續沿用「電子計算機」來翻譯這兩個英文字，不加任何區別。當時來說，不成為問題。此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獨特情況。自從建國以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尤其自五七年反右之後，政治淹蓋了一切，代替了一切。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成了打倒的對象，誰還有心思來管什麼「電子計算機」的名堂，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然而，「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你不進步，人家可不等你，當年不成問題的譯名，慢慢就落伍了。隨着電子技術、信息學等現代科學的急速發展，戰後卅年來，Computer 已成為現